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

明 鄭真 撰

序

余時遠字序

歳功之成係乎時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旦暮之代謝非時乎上古遠矣然自大撓作甲子以來更歴數千百載而精歴筭者所能考也時豈遠哉夫即近以觀遠者

明於時者也書曰視遠惟明遠之至也遠之時義大矣哉四明余某字以時遠其有志於時者乎然時而謂之遠則非溺於淺近安於小成者矣時遠爲明文獻大族其先高大父畏齋文靖公在宋時與丞相史忠獻王有賓友之契嘉定間自臨安歸明過越避雨全保長家遇理宗於側微進諸史相嗣沂王入繼大統文靖遂以潛邸之舊入踐臺閣歸守鄉郡積官至參知政事其猶子退齋公復以文武才治全蜀金紫一門榮耀莫加焉時

遠慨念其先已閱百年而聲容志意儼然如見遺簪舊笏不與海桑俱化足以見世澤之久矣夫源深者流長本大者末茂時遠以世家子孫紹承詩書之緒思亢厥宗好學不怠公俟復始日可俟已何遠之有哉傳曰爾尚迪前人之光此時遠以字配名之義也烏乎勉之哉

許生志學字公敏序

松江許生嘗登前鄉貢進士同郡黄先生仲瑱之門執經鳳陽府為弟子員者二年適太守劉公以興學為已

任以幣聘先生生於是復居座下生名志學間以字為請先生曰聖如宣尼十五志學匪曰生知匪曰先覺敏而求之不厭不倦聖言如天子其力踐於是以公敏字之異日生復求言于予夫先生所以告生者至矣何以予說為哉雖然不可不有以語之也三代以上人未有不學者黨庠遂序之制固非一端矣小而洒掃應對大而修齊治平暨夫天文地理兵刑食貨律歷筭數禮樂典章文物之詳且著者孰非吾之所當學哉然自離經辨

志至於知類通達自一年五年七年而小成又九年而大成茍非敏以求之其能至於深造自得乎昔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而夫子稱孔圉亦曰敏而好學夫學必先于立志而非敏不足以成功以孔子上聖之資猶曰敏而好學至於顏子之於仁曾子之於孝獨以不敏辭則敏其人之所難者耶夫字所以配名也黃先生所以命生者豈有他哉示以用力之方而已生慎其所由審其所止敏言焉敏行焉毋鹵莽以滅裂毋茍

且以因循毋甘汙下而進高明毋為浮薄而習忠厚毋即宴安而清苦自厲毋昵近小人而君子是歸斯為志學而敏者矣志之立學之進敏而有功庶不負先生之訓哉

樂僎君玉字序

知臨淮縣事山西樂僎名瓚字君玉予為之說曰天下之至寶者莫玉若也玉瓚之制見於禮書以黃金為勺青金為柄而朱其中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者也是

天子宗廟之器豈羣公而下所得而用之哉侯名瓚而字君玉是以宗廟之器期之矣夫隋氏之璧價重連城下和之璞至於三獻寶玉之在人有終不得自弃者人以為寶而獻之君以為寶而用之於是為圭為璧為琮為瑁為璽為珮為綬為旒為冕為冠則其為寶也大矣而況瓚之為器王者用以禘祀清廟者乎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蓋奉祖考格神明孝敬莫重於此焉者謂之君玉其非名實之允稱者乎且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所以比德也俟以溫潤之質縝栗之容內美在中含光不耀有似於玉矣以上命令茲畿邑民愛之如父母今以考滿入覲且將進而用之為宗廟之重器不負先生長者命名與字之意矣昔者子貢在四科夫子許以瑚璉之器俟其聖門之徒歟

國學生王文祥字序

國學生越嵊縣王銘字文祥以春官選訓導徐州蕭縣弟子員洪武十一年冬以州太守命奉表來中都竣事

將還來臨淮求著字説予語之曰文定厥祥周大明之詩所以美文王也文者禮也祥者吉也言既卜得吉而以禮定其祥也予何取於是哉其將以斯文為治世之祥乎夫龍馬負圖而伏羲演易神龜呈洛而武王敘疇此天地之祥所以致人文之盛也簫韶九奏而鳳凰來儀春秋經成而麟出于野此人文之作所以致天地之祥也嗚呼天人志氣之感通其來久矣天地之祥其非人文之祥乎且銘者著之金石者也銘即所謂文也湯之盤銘著日新之德

正考父之銘著三命之恭湯之德配天歷年八百正考父其裔也正考父之後則吾夫子實承之祖述憲章斯文萬代之傳莫尚焉子名銘而字文祥其有取於是哉且文莫重於經六經之文聖人之所成也讀其文者用以修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治效所徵諸福畢至斯其為祥也信矣子生當盛明菁莪樂育任斯道之重異日登館閣之上發言成文吐辭為經恢聖教之尊崇資皇猷之黼黻日光玉潔金聲玉振勒之景鍾傳之簡冊使天下之人仰

之如麟如鳳如慶雲如景星則文明之祥孰有大於此者乎文祥謝曰先生之言是也書以為文祥勉

李敬字德輿序

滑臺李生敬年幾弱冠侍其父太守公涖官鳳陽太守公命入郡庠執弟子禮於莆田吳先生義夫松江沈先生文舉二先生愛其質之美而學之勤也訓以經史朝夕不倦生間遊中都國學助教孫先生大雅以敬輿字之生歸以語吳先生先生曰敬德之輿也能敬必有德

晉大夫嘗言之唐元和間權公載之亦名德輿權公以
文章顯為唐名相孫先生以其名字子意者以公之勲
名事業望子乎烏乎勉之哉會予與沈先生廁座列同
以吳先生之言為然遂從而觧之曰德者得之於心盡
善全美而無或失忘之謂也若大學所謂明德詩所謂
懿德書所謂咸有一德是也輿者車之異名任重致遠
之器也敬為德之輿謂其任以載之推而行之也堯之
德在允恭克讓舜之德在温恭允塞湯之日新中宗之

寅畏文王之小心武王之祇懼成王之不敢康寧孔子之不踰矩孟子之不動心聖賢之所謂德何莫非敬哉士君子惟德之行亦敬而已矣子不觀諸車乎方是箱圓是輪前軒後輊上蓋下幕驅馳乎太行之道而無有傾側放逸焉以其險之虞而敬慎之至也至於平原曠野怠心一生忽不知其轂之脫而轍之覆也是故車以配德而敬又所以成其德也守諸內而形諸外非敬何以哉朱子著敬齋箴即動静表裏言之而其訓德則曰虚

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所以明體用相資之要也生好學而文為太守公嫡嗣又得先生長者以為依歸以字配名吾見其整齊嚴肅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天理春融人欲蟬蛻而德性之懿有以全其天之所賦矣以是而任重致遠則以仁為輮以義為軾誠篤以為幹忠信以為軏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庶乎車之全殆如柳宗元所云者乎異日名在縉紳列諸朝著如權公之為卿為相亦何歉乎哉生上手謝曰其何敢當耶佩服

明訓以無負諸先生斯可矣遂書以遺之

陳守立士德字辭并序

出郡城南行二十餘里地名姜嶼邑大姓陳姓居之有名守立字士德者年方弱冠佩言服行以書來求為訓辭予乃為之言曰甚矣人不可以無所守也亦甚矣不可以不有所立也曰守曰立其庶幾士之有德者乎夫人之生以眇然之身所以參天地之間者以其能持守而植立也苟其不然吾見其根本空虚而凡動作威儀

固將放逸縱弛傾側偏陂而不自知矣其不愧於為人矣乎是故致勤於存養省察之功致力於真知實踐之地忠信以主之誠敬以持之孜孜屹屹有事焉勿忘焉使夫外好不入内慾不萌性命義分之正皆在於我茲非所謂德者歟夫德之在人本然全具固無假於修為者然而學者不致其用力之要則德非其德矣論語曰據於德而朱子以為據者執守之謂是德固貴於守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德也而中庸曰中立

而不倚强哉矯强者勇也天下之達德也然則德者其非有立亦何以哉今生居山水間惇厚周慎無刻薄疏鹵之習絶險陂邪佞之私延師取友誦詩讀書其於守身立己之道得矣字以士德豈過乎哉抑予又有説焉孟子嘗曰守身為大而夫子自言進德之序亦曰三十而立夫有以自立則信其能守矣孰謂其不為君子之德者哉乃作字辭以貽之其詞曰

人之始生曰有恒性惟性之存為德之正天之所賦罔

間知愚形氣之拘或失之初爰有人焉抗然自立守之持之以昕以夕相厥攸居書史紛紜寤寐聖賢湛然天君靜存動察萬殊一致天理春融人欲蟬蛻守焉立焉心德之全字以配名爾其勉旃

吴生起予字辭并序

人始生而名既冠而字字所以配名也鄞麗山吴生㨗年二十餘種學績文師事同郡臧君彦和先生先生以起予字之殆所以表其德也歟起予二字見於論語吾

夫子獨以子夏發之他弟子無與焉亦足以見其許與之不茍矣夫孔子天縱之聖顧何待於學者之感發哉然所以許之如此者蓋其盛德之至樂與人為善也樂與人為善則人益勸於善矣烏乎師友道喪久矣千載之下有如子夏能契聖人之心者歟夫降衷秉彛人所同得聖賢之道古今同貫有志於學者可不以孔門師弟子授受自期哉以生年壯氣完力勤不懈而又得明師以為依歸風燈雪席間耳提面命必有神會而心得

者當不止一言之契一語之合而已字以起予其亦名實相孚之義也耶予雖不識生臧君實具言之君魯山廉訪公諸孫以師道振其家聲後學之士待其奬掖而成就者非一日矣異日尚當所長河亂横江訪生於麗山之陽挹生之氣色聽生之議論必有以起予者益有以知臧君之不妄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生其庶幾矣乎作起予字辭

昔在聖門有高弟子以文學稱曰卜商氏燕居恂恂温其陽

春教育流行有若化鈞樞衣肅趨問詩明理心融理昭由彼達此氣象雍容淵哉聖衷起予之辭揭日行空往世悠悠遺編斯在後有學者如聞謦咳學者誰歟麗山氏吳以字繫名繫德之符我觀世人斵喪本實匪識之畀惟志之惑豈無老成示以範模聽言藐藐孰其起予古今同歸聖途可即繄予之良升堂入室匪言弗揚匪聞弗彰烏乎勉旃以慰所望

蔡若愚象賢字辭并序

筠州蔡子若愚字象賢為吏部掌故以才行見知於尚

書詹公公嘗用古隸為作若愚二字名士大夫為詩文以樂道之洪武癸丑春予以鄉貢待選京師象賢且俾著辭以申其義予為之言曰人之賢愚係乎氣之清濁昔者儒先之論詳矣今有人焉眇然之身徒知飲食衣服之欲而於立心行己實惘惘焉則謂之愚可也一旦振厲奮發致勤乎弗得弗措之功馴致乎真知實踐之地寧不謂之賢矣乎象賢讀書能詩文又善楷法中書制誥多其手書即其名與字觀之是能自進於學者

耶老氏有言盛德容貌若愚象賢其亦有取於是乎為之辭曰

茫茫堪輿氣化萬殊人生其間有賢有愚愚者可賢賢者可聖志學而成名斯為稱侃侃蔡子質清而修好尚之趨匪同常流衆方譊夸我以純實衆方奔趨我以寧一動容周旋其樂也天狥名求實若愚而賢盍務爾功盍勉爾力辭以申告庶幾無斁

徐進士景顔復禮字辭并序

三衢徐景顔世儒家博雅好修以明經薦中壬子浙江鄉貢進士選明年春癸丑計偕京師予以同年相遇旅次進士謂予曰字所以配名也景顔字以復禮子其有以教我哉予作而言曰甚矣進士之志於學顔子也夫聖門以好學稱者顔子一人而已克已復禮顔子造道之功無大於此昔者伊川程子既輯視聽言動著為四箴紫陽朱子又推衍而訓釋之其所以嘉惠後學者至矣予何敢賛一辭雖然予不可不有以語進士也夫克

復之功理欲二者之分而已人於事物云為之際精察而明辨之孰為天理孰為人欲去其非而取其是斯其庶幾矣乎至於一日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盖其功效之極有如此者噫顔子之學豈易言哉夫降衷秉彛人所同得有志於顔子者亦可以至於顔子矣於是敬以行之誠以守之則所以復乎性命之正而安乎義理之天者其不在兹耶范浚有言曰顔何人哉晞之則是進士其有焉為之祝辭曰

天之生人萬理具全物欲糾紛乃失其天欲遂厥初在乎克己蟬蛻春融罔弗以禮昔在聖門曰宛聖公從容晤昇如日行空道無古今聖賢可學朝斯夕斯庶幾先覺

榮陽外史集卷三十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一

明　鄭真　撰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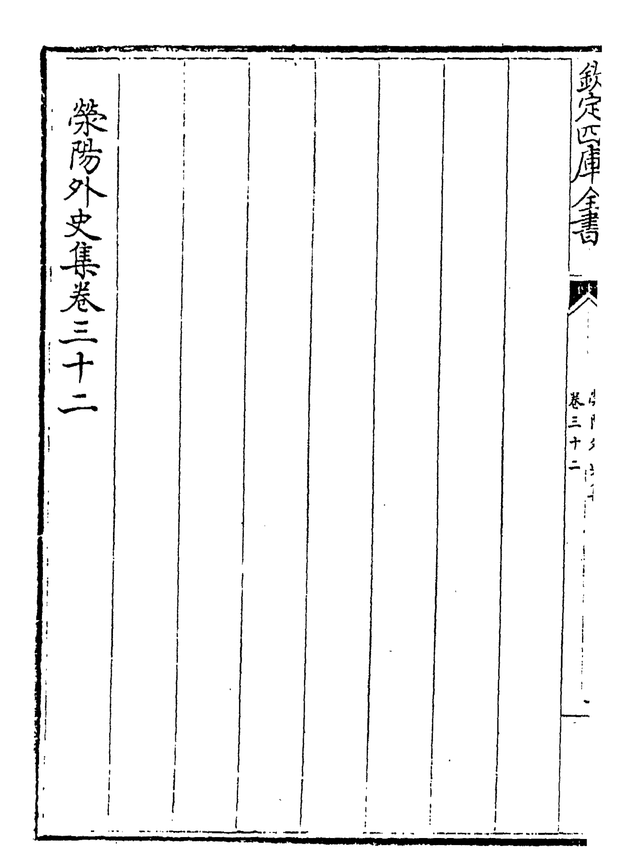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二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張燾

謄録監生臣吴岐山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三

明 鄭真 撰

書

投謝危參政書代舒知州公作

伏以廊廟疇庸誕著持衡之正鄉州委寄下容衣錦之華臨谷惟競循牆莫避其竊以官司之守莫過里社之榮故買臣領郡符越人以為盛事相如握使節蜀老倡

為美談況我四明甲于兩浙慨念長汀之勝實當巨海之衝百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舊故家文獻猶存積縻之餘宜得聰明特達之才以布愷悌仁和之政如某者賦形朴野稟性踈愚簡帙披尋莫繼廣平之道學箕裘嗣續恐穨忠愍之家聲曩為上國之游嘗困新豐之旅分不自异誰為先容荷蒙知已之恩許以通家之契俾侍坐于先生長者且見稱于王公大人韓子入光範之門敢忘所學禰衡領孔融之薦切有元因遂由公府之陪

叨冒王家之寵綠緋衣被須白歸來三徑故園問菊松而無恙七城閶幕勞寀牘以何功交遊謂之陳人出處溺于流俗青山綠水甘為野處之歸紫綬金章忽拜宮恩之錫兒童鼓舞父老驚誇雖鵲巢鳩居柰世途之孔棘然鯤隨鵬化知洪造之難酬有感於中不知所措茲蓋伏遇出逢熙運親遇聖知瞻城南尺五之天近玉階方寸之地薦揚華要進式丞疑本文章禮樂之微當甲兵錢穀之會事當其可知無不言仁義陳于前見敬王之

孟子謀猷順于外儼告后之君陳念人材之盛衰關世教之隆替肆廣俱收並蓄之路允為中興復古之規有臣三千益廣周武王之助除吏八百悉歸崔祐甫之公善萬物之得時慮一夫之弗獲迺令微眇亦在甄陶某敢不祗奉除書恪佩公論治官臨政匪敢望于功名刻骨銘心永不忘于恩賜

代上李知州書

伏以建學立祠誕著聖朝之治尊賢肇祀用昭賢守之

公俯罄忱辭仰干聽覽伏念曾祖國子博士贈朝散大
夫李元白長汀巨族故國名賢詩學得文靖舒公之正
傳科名聯相國吳潛之甲榜蜚英上舍德業比乎陽城
待對大廷文章同于賈馬屢掌教于列郡旋正席于監
庠宰揆稱能士林觀德肅大昕之記注躬直道以論思
萬字縱橫一心對越嘗論帝王之學必極聖賢之歸奏
賑恤則惠及天下之民談禮樂則善淑四方之士聳宸
心之顧聽華仕路之登躋天不憖遺人為出涕穹碑列

姓薦為後學瞻依邃宇定儀嘗列先賢祀典勢殊事變
俗薄風漓何後人懷偏見之私俾我祖絶顧歆之奠道
德功烈已數百年咳唾音容有如一日惟在孝子慈孫
有不忘者惟先生長者庶幾動之恭惟某人經學淵源
仕流冠冕風雲步武早承臺閣之華雨露恩光薦賜京
華之寵兩承嘉命來戾吾州重樞府之推崇薦省垣之
敬信大揚文教丕闡王風民生推父母之心多士盡賓
師之敬徵故家之文獻崇明祀之蘋蘩尚論古人慨念

先世睠斯文之未喪庶公論之有歸伏望慰及明靈恩沾嗣續如有祭有享昭昭可達于馨香雖無聲無形永永亦涵于陰隲

代上李知州書

伏以太守興邦斯文所係先賢崇祀明德惟馨言瞻俎豆之華式見宫牆之美自天有造伏地知歸惟我四明思皇多士淳熙慶歷儁道德之名儒嘉定端平挺元勲之上宰高山仰止大糦是承百年如睹其儀刑後學庶

聞其手采仰惟我祖久糜先祠歲月忽其若流音容怳
分如在蘋蘩薀藻莫薦清芬犧牲粢盛孰陳肥潔惟大
君子篤于名哲而藐諸孤賴以申明言出聽從聲隨氣
應俾此百年之典見諸一旦之間喜極而悲感深以惕
恭惟某恩推錫類化洽承流臨祭祀奉人民風移俗易
昭文章明貴賤禮備物成尚徵文獻之傳丕正校庠之
典苾芬是享福履其綏某親睹縮茅誓言結草羹牆如
見既永妥于神靈泉路有知亦豈忘于明賜心之所冀

言不能殫

代上闕僉樞書

伏以神兵大極上承日月之光屬吏門生下逐風雲之便肅陳斐納冒犯威嚴某竊以人無全才士當有立毛遂不自薦豈成趙公子之功駿茂若無言曷致晉大夫之善予寔何者乃切慕之伏以其命奇窮逢辰蹇拙嘗以斗升之計遂親察牘之勞荷蒙大君子之知俾儕諸小人之列吹嘘汲引左右周旋未遑結草之恩忽墜包

首之黨弓傷獸駭不虞奇禍之攖網脱魚遊皆出更生之賜妥奉省垣之考再登帥閫之書諒造物之不容致化工之倍費彈馮讙之鋏豈不悲哉贈范叔之袍誰其憐者心焉耿耿望其拳拳恭惟其文武全才山川間氣十連動上公之敬九重結真主之知漕府登庸齋壇大拜牙檣畫鷁上供天府之儲紫綬金龜薦拜玉廷之寵貂蟬峩冕鵷鷺趨班位參宥府之嚴禮重宸心之寄説詩書敦禮樂雅尚非凡櫜弓矢戢干戈太平可致有常

立武遐不作人桃李門牆散春風于筆下桑梓閭里占
瑞采于雲間成始成終必恭必敬其數奇半世多幸二
天肅趨光範之塵願効王良之御泰山不辭土壤切冀
涵容浮屠終成合尖所期造就其諸悃愊罔既教陳

代貢危參政書

某等蟄處海隅蒙庇澤而被餘光者有年矣趙修撰代
祀南來蒙列名門下感佩不忘于心伏惟閣下以孔孟
之學任伊周之寄明天子在上贊襄輔弼使四海蒼生

咸有依賴其等敢為斯文賀其竊以政治之得失嘗以人材為輕重得其人而任之則致治有不難者伏見淛東道副都元帥喬出后族傳家孝讓其忠足以衛上仁足以恤下廉足以律貪誠足以服衆從容乎詩書禮樂之間留心乎愷悌仁厚之化至如錢穀甲兵特其餘事耳邇者閩省平章公以叅知政事薦諮文到京伏惟閣下任鈞軸之重寄衡鑒之公為明天子得人以致太平如斯人者使之佐政薇省當專閫方面之寄必能有以贊

助政化勘定禍亂者矣夫一善可名君子不棄況其以公輔之器巨濟之資為閣下素所知聞者哉其明人也知公為深故敢聞于閣下固非謬言臆說以自取戾也惟閣下留意焉

貢程憲副書

歲事將闌伏惟尊候起居萬福某等罪逆不夭禍及先人伏蒙閣下辦香哀臨繼奉手書俾為求銘之地此豈藐焉諸孤足以致之蓋閣下至誠惻怛之心出於自然

有以不後人之善如此銘心刻骨莫之敢忘九月間祖畢葬事實雲庇所及也重念先人老于問學六十餘年雖禄不及身而其文章縉紳固有稱道之者日夜以不克紹承為懼過不自量輒欲寫成一帙上塵視司而以餬口之計卒未及成謹先以諸公哀挽辭上進大小擬挹閣下已慨然許之矣更乞高文序諸篇端則先人之死猶不死也再三有凟罪在不貸默念先人受知門下已再世矣臨終之言耿焉如在惟閣下有以動心焉干

冒凟嚴不勝惶恐戰汗之至

通危相君書

某蟄居海濵無由通于名公卿之門伏惟相君謨謨廟堂聖眷隆渥神相起居萬福某罪大逆重先人于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即世病革將屬纊語某等曰吾平生不足齒録于人獨雲林先見知我死幸吾友王叔載述行狀求先生銘我墓先生甞憐吾生必哀吾死幸而獲請吾死不朽矣言訖而逝某等哭泣而識之奉哀

返葬奄及終制草茅賤微豈敢上瀆遺命所及終不自已兹因馬編修入京謹録行狀百拜恐死以請伏望弼亮之暇大書特書増光丘壠則先君子臨終之託不為空言九原之下感恩佩德而不肖諸孤當銘心刻骨沒齒不忘矣干冒威嚴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上劉僉樞羽庭書

伏以仁人樂道其善誕揚襃衮之詞孝子欲顯其親用致摳衣之敬俯濡札翰仰徹廷階竊以人有先容士寧

自棄苟有可見之禮寧無欲進之心故陳后山拜南豐先生尚奉瓣香之獻袁清容贄深寧居士猶為儷語之援矧此後生敢忘先烈竊念某少而多病長益無聞魯史一經粗識過庭之訓周詩三誦俄成陟屺之悲慨念先人老于茲世名聲爵祿雖莫遂于初心德行文章亦有功于來學念德報之罔極悵明發而有懷何辜于天不幸若此芹宫諸老歌蒿里以成編栢府先生標儒林而立傳矧茲所業具有成文入乎耳著乎心誓承餘緒

誦其書論其世孰為品題有待縉紳為之增重皇甫謐序三都賦以左思為能文崔德符論八哀詩以杜陵為近古允念羣言之首用祈貫道之辭恭惟委羽源流藜燈光燄壽斯文之命脈障吾道之狂瀾政合神明言行海寓三代兩漢盡歸榘度之中諸子百家不出凖繩之外慨惟先子曾荷隆知歲久月深斯其已矣日光玉潔寧不慨然嗟哉手澤之遺用俟心聲之妙九原有托百世增光某心切吐丹情深泣墨敢論通家之契妄希

侍坐之榮夙夜忝爾所生不忘警戒春秋成人之美盍著權衡戰慄惟深敷陳罔既

謝劉羽庭副樞書

伏蒙高文寵冠先集雲錦五色之瑞價重璠璵春秋一字之褒寵深衮黼惟君子篤于名義而先人得以表章捧誦凌兢撝辭感激竊觀自古文學之士與夫當今道德之流懼沒世而無聞每著書以自見時無伯樂安知良驥之才人匪子期孰識高山之調況文章各自為體

而好思多至于偏向非識鑒之明曷著公衡之議乃如今日允冠前修大書屢書不昧操觚之正一世累世于昭載籍之傳過辱不辭敢忘下拜恭惟閣下詩書元帥道學鴻儒宥府本兵增重齋壇之拜大邦維屏每資帷幄之籌譽藹縉紳學窮緗帙萃正直中和之氣為雄深爾雅之辭聿駿先猷廣心多士矻矻乎若不及休休焉如有容凡茲德行詞學之可稱不以微賤污卑而或棄肆垂雅製增賁家傳蓋有德而有言宜必恭而必敬黃

山谷祭王文甫固閲其窮韓昌黎誌樊宗師亦多其博
金聲所振紙價倍增某自揆疎庸仰承許與香分雲帙
幸觀新著之編光賁茅齋復聽前呵之伏思莫能報德
何以加入荆州之品題何可忘也傳和凝之衣鉢竊有
請焉屬當嚴凝冀加珍嗇上赴玉堂之名茂膺金炬之
榮頌禱維深敷陳罔既

賀王敬中除教授書

恭審顯奉恩除光膺模範有道則仕正逢泰運之還非

教不親益賴師資之重斯文是慶吾道增華竊以官必惟能士當適用廣文官獨冷固匪能堪孝廉不知書孰云其可曰惟兹選實難其人况飛聲急羽之秋非稽古右文之日長鎗大劒安事毛錐章甫逢衣動成白首庸人竊笑壯士羞為絃誦久已無聲禮樂殆為虛設靜言若此寧不慨然偉甚良才固當廣樂地而振名教嗟哉我輩豈宜束高閣以待太平夷攷四明寔多哲士戴剡源名聞天下僅由廣信以歸來程畏齋學被江東終自

銘山而致仕乃如今日有光前修是為一舉而得之所謂脫穎而出者恭惟某襟懷瀟洒氣稟清修按桃源先生之緒餘慕蘭亭右軍之風度學海擅青緗之富詞源揮綵筆之華雅頌三百篇不忘素學便宜十二策欲吐丹衷肆惟教席之尊寔領搢紳之薦赤城巨鎮碧海名邦博士横經佇見衣冠之盛諸生立館益看衿佩之多碩不重乎必自此矣某青毡不振黄卷徒勞拭觀薦鶚之飛與喜攀龍之近至聖文宣廟擬傳采藻之詩舉子翰墨

揚更妙穿楊之射其諸贊頌罔既敷陳

答李元帥書

設席以致賓賢久仰元戎之盛横經而授弟子自慚末學之卑承命惟榮撫躬是愧恭惟某翰林家世藩閫才雄櫜弓矢戢干戈適當熙運說詩書敦禮樂誕廣儒風深惟嗣續之傳俾叙師生之敬某青氊不振白首將成念無稽古之能敢犯好為之戒辱承枉顧輒爾抗顔善教有待守之功恐成怠事執贄盡相見之禮莫報恩私

將承斧鉞之光庸謹簡書之體俯陳崖略仰兾海涵

通劉仲愚先生書

伏以一鄉高月旦之評式尊儀範三傳著春秋之學肅就師模仰造丈函俯陳一得竊惟諸侯之行事見諸魯史之舊文正次王王次春綱常為正事繫時時繫日凡例滋多道上合于唐虞贊不待于游夏粤自漢晉之降及至唐宋以来羣儒狐疑諸説角立據事直書者膠于一見隨文立義者弊至多端充棟汗牛黨枯護朽非躬

受聖人之訓孰能知作者之心惓我四明思皇多士樓
宣獻序止齋之傳高祭酒為國子之師因學名書深寧
撮其要趣日抄有註東發緝以成編程先生接趙太社
之源流表內翰備高舜元之答問盖以發明其旨匪徒
專事夫言厥今明廷用以取士巧以新說晦庵嘗指其
文妖泥彼陳言元凱空成夫傳癖仰止前修永遠孰為
後進依歸論規矩之方圓必資良匠稱權衡之輕重盍
同此心非就有道而正焉終亦無聞而已矣伏惟先生

屬辭比事微顯闡幽謹人事于三餘審天時于五始正其誼明其道大明筆削之公褒有善錄有功克審勸懲之正嘗論晉楚終始以見夷夏盛衰裴王國之聲名登虎榜掌天門之教位正臯比既勇退以来歸遂從容而息偃發蒙部擊待問鐘撞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誰其學者而二百四十餘年所載吾將語之文通得趙氏之微安國踵洛伊之泒門深夜雪席上春風伏念某久别蠹編深嗟麟獲飢貧所迫僅為餬口之圖疾病相攻盡

賡傳心之典顧私衷之欲奮諒習氣以難除仰瞻道德之光足遂謦容之覿小子成章狂簡不知所裁長者大度寛容庶幾于進所願掃門而授業固當敷衽以陳辭致南豐之瓣香既云其晚傳和凝之衣鉢請繼自今屬當陽和幸調節適早正儒臺之擢以永翰苑之榮傾向之私敷宣罔既

與李經歴書

恭審美官所臨彝倫攸叙事庶毋如適孝思推重于先

靈視長兄最親友愛敢忘于同氣得侃侃怡怡之意有融融洩洩之情同致一家以介五福十餘年之别不亦久乎千百里而来有足樂者爰致同鄉之誼以伸吾道之勤莫盡其辭少將以禮

代彭太守與張天師書

伏以萬代同流深闡玄虚之妙一麈出守欲求清静之歸庸致起居敢辭煩瀆恭惟真人神明冑系道德光輝由有為悟無為森璇霄之象綿修人爵得天爵華綉黼

之山林弘開衆妙之門高視千年之上某幸嘗覿而未遂從游恭敬不以虚拘薄展修齋之禮呼吸如能變化當循問道之儀仰企仙都肇當炎夏榮星佩霞裾之飾盛金科寶籙之文無任皈依惟深眷注謹奉書以稟

童定詹書

狀元賜對久誇及第之榮先正疏封有忝立祠之典允惟道德文章之懿用諧室家婚媾之宜言發乎情事嚴其始伏承某誦列女傳夙成壼範之賢而某學聖人書

罔識淵源之正念傳恭于嗣續盍仰企于高華筐陳鴈
奠之誠惠徼親厚瑟叶鳳鳴之吉有待歡娱

回定書

大閫疇庸久仰光華之著同鄉合好遂聯姻媾之和宗
事其承蹇修為理伏承其詩禮續外家之慶已沐恩榮
而恭德容習中饋之儀未嫻姆訓久叶鳳占之契有来
鴈奠之誠謂我舅為甥事盍嚴于堂著視兄女如子禮
深愧于竹綀

王定范書

仰華文學士之門久欽儒雅問荆國先正之裔深忝宗風睠加好之有成由同聲之相應伏承其德容備美已嫺中饋之儀而其問學無傳粗識内經之要既恭承于然諾用式序于情文儀始問名禮兼納幣居敬而非太簡式孚所願之同親迎以及其時即見于歸之喜

胡回趙書

仰普安郡王之相業閥閱相傳問致堂先生之緒餘箕

裘莫守允念婚姻之合寔惟契好之同伏承某文行相教久著篇章之美而某德容無取尚勤絲繭之功有來嘉命之嚴式見修辭之正家人正始行看堂著之輝之子于歸毋責竹練之陋

為胡椿齡定孫氏書

仰長沙太守之門久欽材略忝安定先生之裔孰繼經傳睠為閥閱之華契此姻連之好由來遠矣于以成之伏承某姆教聽從夙謹修儀之訓而某師門授受莫循

治事之規允惟中饋之賢深藉衷言之助事繫于日情見乎辭有其禮者有其文匪敢忘于敬簡顧為家而願為室冀克篤于歡娛

為舅回陳納幣書

娶必若吾家久叶飛皇之兆嫁不與凡子遵符中雀之緣有仰情親敢忘盟約伏承某師模授受久揚要路之榮而某姆教聽從僅守中閨之正槃兮筐篚樂爾瑟琴事莫重于正名寧辭來命禮未遑于從吉願緩于歸

罔既敷陳惟深荷注

為小兒復昇納幣書

伏以婚姻之禮尚矣惟道德之懿久仰前修而彛倫之重盍先正始睠我四明號稱文獻伉儷之求必論閥閱比在淮海伏蒙尊慈以令愛娘子與某男復昇締媾姻盟所以崇重古道者也茲幸來歸于納幣之禮可不講乎夫以三世之契合百年之好斯文盛事然修辭立誠居敬行簡亦士君子所宜慎重也賜金諾以遂玉成服

恩佩德多矣執事其俯而就之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三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四

明 鄭真 撰

說

陸質夫字說

平江海運萬户陸侯名文字質夫俾予為之說予作而言曰甚矣夫人之有是文而不返諸質也亦甚矣夫人之有是質而不飾以文也若侯者其文質之君子哉夫

上而為天下而為地中而為人衆而為物有其質者必有其文未有有其質而無其文者也且質者文之本文者質之華文而不質則一于侈靡質而不文則一于鄙朴故孔子曰質勝文則野言文質之偏也子貢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言文質之混也偏者失中混者無别皆非君子之正令傒名以文而字以質其體用相資表裏交養者乎且吾聞之人氣稟之性係于習故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之不流習者鮮矣傒生于吳吳為東

南都會象犀珠玉之富綺綉羅縠之豐笙歌聲伎之盛邑室之侈車馬之多娛心意悅耳目世之所謂文者莫尚焉侯也不以習俗而易吾性分沈潛乎詩書禮樂之中優游乎仁義道德之奥既以修其文又以厚其質非有其大過人者哉于是誠以主之敬以持之恬淡以守之文采以彰之以之臨政治民推之國家天下無所施而不可天下之人稱之曰文質君子其不在茲乎是豈非古者命名與字之道哉侯曰其遂書以為説

仁山說

同郡張氏彥仁年踰四十貌温而恭氣正而充一室蕭然左右圖書肅襟正坐曰求古聖人之言而學焉自號曰仁山以予交好之篤也俾為之說作而言曰天地間物之塊然者為山仁人稟性分之全循義命之正不以物欲而移患難而變其居止之常意向之適于山有合焉孔子曰仁者樂山而朱子釋之以仁者厚重不遷故樂山嗚呼其至矣哉張君居闤闠中非有峰巒之勝岡

嶺之奇也乃今以仁山自名則其體段氣象有似於山可見矣夫山艮象也艮為止止其所止者山之靜然也靜而樂山其亦庶幾於仁者歟且吾聞之仁為五常之首于四時為春于五行為木于四德為元是吾之仁與天地之仁固無以異者况夫山者草木所生禽獸所居寶藏所興雲雷之變化雨澤之流通天地發育萬物之仁于是而著是故仁雖主靜而無不動者君試以一身體之靜而為體則若山之崇高博大而不騫不崩也動

而為用則若山之包含發育而既庶既蕃也動靜互根體用一致謂之仁山其非有得于聖人之遺意矣乎雖然一卷之石至于廣大九仞之功起于一簣蓋至誠無息之妙為學不已之實有如此者君既以仁山自名擴而充之吾知其不至于終南大華之高且大不止矣揚子雲曰丘陵學山而至于山其君之謂乎廣其義而為之說云

范君執中字說

同郡范君名與權蓋自髫齔時其先大人嘗以命之迨其既冠則字以執中且祝之曰權者中而已矣名權而字中其亦名義之允稱者嗚呼勗之哉范君佩訓服命垂四十年猶恐一日之或忘也俾予推衍其說夫允執厥中儒先君子以為道之傳其見于中庸詳矣盡矣復何有他辭云乎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得是理以為性莫不得是氣以為形凡其動作威儀飲食起居亦莫不有當然之則焉惟其移于玩好迫于憂患則夫

目之色耳之聲鼻之氣口之味四肢之安佚固有離于義分而不自知者矣隆古聖人莫大于堯舜而其授受則曰允執厥中而已是帝王心法之要無過于此者而舜之於禹且復有人心道心之説則其詞愈精而意愈切矣人能于其知覺之動不陷溺于人欲之危而有以審察夫天理之著本心之正常為吾身之主宰而凡事至物来千態萬狀酬酢處置各得其宜有如一身處乎一國之中視夫四方上下亭亭當當而無有偏倚過不

及者焉斯不亦所謂執中者哉雖然執中者亦惟權輕重之宜而已權而得中則雖臨天下之大難當天下之大變死生存亡近在頃刻亦將從容處之而不失其常矣以君名權而字以執中其可膠于一定之中也哉抑愚又有說焉中也者至誠之道也聖人固無不誠自聖人以下則思有以誠之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而又曰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數千百載以来涑水司馬氏教人以盡心行已之要亦曰自不妄語始則

其用力之方斷可識矣然則君其務于誠矣乎君之先
華文閣學士工部尚書式齋先生嘗以正學事宋理宗而
予大先父蒙隱先生寔以尚書從孫來繼與君之先父
為同母兄弟於是與君有宗盟之好故敢誦儒先之緒
言以告馬君其尚思盡至中之道以振起其家聲也哉

陳臨以莊字說

姜山陳生名臨字以莊求予為之說予諾而言曰莊者
敬而已矣臨之以莊寔為政之要旨昔者聖人嘗以語

季康子令生方讀書務學未為禄仕其于斯義也何如請為生試陳其略予嘗以身體之平居暇日肅襟正坐儼然如賔客之在旁惕然如神明之在上言不敢有躁妄也動不敢有匆迫也氣不敢有驕蹇也聲不敢有忿戾也夫如是庶幾持敬之道者矣使推此而行之在位之間則夫外有威儀内無邪曲修條教出政令人其有或慢者乎自世教不明人心欺罔極鹵莽滅裂之致怠慢邪昵至于喪身敗業多矣然則莊敬之道令之學其

可不之務乎哉夫子嘗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而又曰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涖即所謂臨也臨之以莊而又動之以禮則其容止周折之間其有不觀感而興起者乎以生為世家子年方弱冠清修慎重其于宗姻鄉黨之間莊敬之容禮讓之節固有可愛可慕可羡者矣而又延師取友以日求其所未至異日決巍科登膴仕其文學行業之施皆本諸平日修治服習之素者固以見聖門教人之氣象矣字以配名其亦無忝

于厥躬者乎乃若貌恭心違世之所謂色莊者固知生有所不為的矣予之言又安得不拳拳底于是哉生之師臧君彦和莊敬有禮君子也生其持是說以取正焉

王景彰有常字說

括蒼王進士景彰取尚書彰厥有常之義字之曰有常以予有同年之契請為之說夫彰厥有常見于皐陶謨昔者儒先論之詳矣予何以辭為哉然嘗以身體之平居暇日肅容正襟言不敢以躁妄也行不敢以違戾也

由是見之政治措諸設施隨所用而獲吉庶幾于士之有常者矣我思古人有若臯陶訏謨于虞廷之上其論九徳之目自寛而至於剛言其賦受之質自栗而至于毅言其學問之功以賦受之正而復加以問學之勤則其徳之彰著于身者可知矣其為有常也何如哉彰者明而不昧常者久而不變彰厥有常非表裏相涵動静交養者莫克致之進士清慎好修問學不倦令以中浰江壬子秋試計偕京師且將進而用之矣方今明良賡歌

左右輔弼者皆臯陶伯益之流有若進士者周旋其間以之參贊謀謨俾益教化使咸曰有常之吉士斯不負命名與字之意哉

國子生嚴陵王以寧字說

國子生嚴陵王康字以寧奉上旨分教中都鳳陽府之臨淮既二年以予在斯文之契求著字說予惟康之為言安也安者寧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用賢之效也以寧其取于是乎夫賢才之生世豈偶然哉蓋將

出為聖人之用以膏澤天下為萬世太平不拔之基也聖人不世出人才亦不世出故有文王之為君則有太公望散宜生之為臣用以開八百年定鼎之業者實在于此是則多士之生誠千載一時文王所以寧者其非多士之功也耶國家龍興淮甸建都江左人才之出所以奔走疏附成一統之盛者固非一人矣以寧之生歲在辛夘遭元運既微草昧蠭起干戈搶攘者數年際今盛明菁莪樂育專教學之責任師道之重將使成人有

德小子有造才者能者各隨器使以埀社稷靈長之裕則以寧者其周之多士矣世之善言古今者常自生人之盛而推本聖代之昌令天下經術之士皆萃于成均凡股肱耳目喉舌之任于是乎取向與以寧同研席者已脫頴而出矣况若以寧之超邁俊逸其不使見諸事為乎異日登諸要途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所謂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者庶幾在此名康而字以寧其名與實之允稱者耶以寧曰先生之言吾不敢當也勉焉斯

可矣書以為説

四明王氏二子名説　厚齋應麟之裔孫也公權即千里先生之宗云

四明王公權有子二人請名于其父彦倫君彦倫以告諸遂初公公曰吾年餘七十慶及孫曾王氏文獻之緒殆未艾也以長者名駉少者名騈云遂初公叔遠先生之兄也而彦倫所生父公權伯祖也遂初公即世之二年彦倫以書來中都求為之説予為之言曰駉之為言順也騈之為言聯也駉有柔習之義騈有合比之義字

皆從馬以騏驥比君子以其德也馬之性馴周旋進退
安其教馴以之齊驅比駕不趨以前不殿以後無顛越
無蹶失任重致遠無不可者是故馴言其德騂言其才
有德斯有材無不德矣名以制義義以出禮其不有取
于是乎哉王氏世著簪纓昔者厚齋尚書公與弟常博
公繼登詞科世以麟鳳比之至遂初公及叔遠伯仲以
尚書嫡孫文章學問克紹其傳叔遠無子以彥倫為後
遂初公之心厚矣故于其二孫曾而名之曰馴者欲其

温厚謹勅而不為刻陋也名之曰駢者欲其會聚輯睦而不至于乖爭鬬閱也由是教誨似之式穀詩書昆季後先玉佩瓊琚從容仁義之域馳驅道德之途入闍闥履天衢踵前修之步武用以擴大其門閭使天下之人號之曰此王氏之騏驥也不亦遂初公所望于二孫曾者乎二孫曾鄭氏出也予亦以是望之故著其說以復異日告老南還得其有成庶以驗予言之不誣也乎時洪武十一年歲在戊午二月既望鄉貢進士同郡鄭棊

撰

予既著為說適有自陜右来者惠及虞永興公孔子廟堂碑拓本用以寄二子八法之妙以永興公期之

季純夫字說

晉王府紀善括蒼季璲字純夫求為之說予語之曰純之為言精也粹也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純亦不已此言聖人之德與天道合也今子名璲而字

純其于義何居竊嘗求之大東之詩曰琄琄佩璲子朱子釋之曰璲者瑞也而古釋文直以佩玉名之其致一而已矣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所以象德也德貴乎純君子之佩玉則其德之純也然則子其純德之君子乎天子之佩以白玉公侯以山玄玉大夫以水蒼玉世子以瑜士以瓀玟其玉固貴乎純矣趨中采齊行中肆夏周旋之中規折還之中矩視聽言動之必以禮酬酢處置之必以義匪僻無自而入也惰慢無自而生也忿戾

無自而形也非天下之至純者乎純夫世家文獻由儒入仕侍親王起居撰述記注簡在王公志慮之純足以成輔翼之正文字之純足以成黼黻之功以是日求其未至其于聖人之德何有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溫即純之謂也以玉爲璲非其人之德之純者不足以當之純則不雜不貳不貳則不息不息則不息不息則久其爲至誠之君子也必矣純夫尚勉乎哉洪武十一年歲在戊午二月既望鄉貢進士四明鄭真撰

王廷采字說

禮人生而始名既冠而字名所以正體字所以表德也國子生永嘉王君名綬字廷采就其德觀之其揚于王廷者歟其為搢紳君子之賢者歟其光顯而有耀者歟夫采者青紅赤白黑之謂也位為九宮列于四方分於四時於五行屬金木水火土于五常配仁義禮知信其功用不細矣書曰以五色彰施於五色作服服者上衣下裳之制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則繪之宗彝藻火黼

黻則繡之于是有組綬焉有佩玉焉綬者所以佩玉而承受者也天子組綬以玄公侯以朱大夫以純士以縕上下之有章也貴賤之有辨也服而御之朝覲則分義明燕享則歡娛接祭祀則誠敬格其于禮盛矣士之生世以文章學問自致明廷之上用黼黻之才任謨猷之寄所以致君澤民者其猶采色藻繢之施乎廷采世家簪纓由郡府入貢成均奉上命分教中都國學公侯貴臣皆爲竦敬仰占天陛威顔咫尺聯鵷行之步武覲龍

衮之光輝綰綬佩玉炫耀烜赫吾知其有日矣傳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廷采之謂乎因書以為記

達觀說

予溥遊淮海間見有高蹈遠引者以頹洞為家無何有為鄉莫高于天初若不以為高也莫厚于地初若不以為厚也深廣莫如江海險峻莫如山岳初若不知其深廣險且峻也一盼睞間皆其所憇息也一俯仰間皆其所經歷也物我兩忘逍遥傲睨惟所意欲焉或曰其可

謂達觀者乎予應之曰此莊生之流託虛無以自誑者豈反身窮理真知其所以然哉夫天道之流行人性之賦予一而已矣是故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者何理而已學而至于知天其為達觀也無疑矣達者四方上下精粗隱顯内外本末無所往而不通之謂也觀乎天地之故萬化之運而默契其妙用推之于彝倫日用凡吉凶晦吝之萌疾疢死生之迫有以定其去就而驗其安危非至誠之學孰能與斯噫其亦微

矣予方為此說而金華蔣孟瞻以醫卜有名中都凡五運六氣陰陽表裏與夫日月星辰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說拳拳焉予揖而為之言曰子得非達觀者耶夫富貴利達命也子其如何靜存動察與造物相終始斯其可矣善乎賈誼之言曰達人大觀物無不可雖其傷悼無聊之故庶幾不以細故芥蔕自累者孟瞻年方少壯好學古人文章謫居以來怡然愉然辛苦患難有不以為意者而理明術精人信服不疑自茲以往殆將盡天

下之大觀而無餘矣昔者聖人作易于觀之九四曰觀我生无咎而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夫其所以自觀者如此人之所以觀我者如彼無媿于出處矣推而至于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孰禦之哉孟瞻學易者也其尚有得于此乎因書以為孟瞻勉孟瞻世儒家以俊選入成均奉上命分教以歸省後期為同門累居瞿相山云

李藻字文奎說

臨安李君名藻字文奎以儁選受業成均奉上命入禁遂授行人司行人以使事過中都予用斯文禮見求為字說遂為之言曰天垂象見吉凶星奎之繫乎天其勢圓曲具波磔鉤趯之象昔者蒼頡仰而觀之作為六書遂為古文之祖天人上下昭然協應之符其来久矣君名藻而字文奎其以文學鳴于時乎藻者水草之名世以詞藻文藻互稱取其芳且潔爾古聖人以五采彰施五色以藻繡之于裳定為十二章之一則藻固其文之

著者也然求之在天則星奎又其著也按晉天文志奎為西方七宿之長其星十六名曰武庫又為大將主誅暴禁亂之事其義係乎武其象類于文而密聯圖書府故世以奎壁並稱若乃五星序奎則占者以為文治太平之應夫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君生本盛時家東南大郡有先生長者以為依歸當聖明在上以胄學之英應周官之選周爰馳驅固已能宣德意協皇華之咏矣故其以文奎配名者蓋特以人文之祥合乎星文之祥

也吁不可尚也哉雖然文以明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即文也六經之文所以載道也文不本于六經可乎然則君其務于道哉異日署之詞林登諸冊府用以黼黻皇猷恢張治道典冊訓誥煥焉可述使天下之人曰立言君子也斯不負以字配名之義哉予老矣將歸衡茅仰窺東海徐魯之墟降婁娵訾之次煌煌煌煌有如昔人所占者于是時也使君誠得在討論撰述之列信乎天象之著協人事之著矣因著爲之説以取徴于將

来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五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敬跋御賜起居注臣韓夔詩

足趁鑾輿趕不前為因肥盛及多年崎嶇石徑難扳陟達頂方知上九天此詩上幸蔣山而還之時駐蹕特名近臣韓夔奉命不時至上問夔安在其同

僚以老行不及前為對爕既至上復問之爕跪對如前言上慰勞再三因賜以詩云夫君命召在宫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臣子敬君之禮也而况文學侍從之臣職記言動尤不可須臾離者臣爕以召命不時至上不以為罪而又寵之以詩君之于臣眷知之厚如此至聖至德之盛孰能形容之臣爕再拜受賜奎文宸畫永為百世之藏後有望氣者言寶光起而燭天矣鄉貢進士四明臣鄭真謹焚香百拜書於下方

跋宋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墨刻

思陵萬幾之暇即以讀書作字為工其勤如此今觀所賜秦檜孝經墨刻真草相間其當金人歸梓宮復太后之後歟夫孝為事親之本思陵以親之故日事祈請雖至于屈膝而不辭當時可謂孝矣然不能恢取中原掃除陵廟始終以檜主和而至于若此帝王大孝豈謂是耶

跋宋高宗臨唐人帖墨刻

古之帝王若漢章帝及魏晉諸君曁唐太宗皆有書法傳世若宋高皇則又得帝王書法之傳者也當建炎紹興間天下亦多故矣帝也萬幾之暇從容翰墨取唐人諸帖悉臨之八法之妙備見模勒噫何天縱之多能耶豈太平翁當國一於和議南北少安遂得畢心精意于奎文宸畫間也耶昔鹿眠山人袁德平著書學纂要謂南渡後思陵大萃衆美信哉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詔

詔曰敵犯和淮西與張浚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倍道前來合力擊賊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係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

此思陵所賜岳穆王飛手詔也其當劉豫稱帝犯順之時乎淮西去襄漢千餘里飛得詔十五此其一也飛拜詔即日引道至盱眙上書告師期敵已退次舒州待命帝以飛為小心忠謹不敢專進退為得體飛之勤用王命天地鬼神實知之而張浚輔臣秦檜之姦卒以援淮西不力且謂山陽不可守為沮士氣至于瘐死其所賜

御札與往來日月道途皆可考據當時輔弼近臣終無有為之辨者哀哉然則此詔其殺飛之由起乎亦可以見高宗惑于姦宄而無以大中興之業矣

又

詔曰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為地利令西南之重實占上游既已委卿移此要害深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意諭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力一心叶贊事機庶克攸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

古之帝王必據形勝之地以為基本故漢祖欲滅項氏

則先定關中光武欲誅王莽則先定河内根本既定國其有不興者乎宋遭陽九之厄而天不泯其社稷戎馬驅馳倉皇南渡國勢地利其何所恃以為重哉高宗用岳飛復湖湘則楊大平取襄郢則李成遁國之基本于是為有頼矣此詔其當飛駐上流之時乎其曰西南之重既已委卿深圖戰守之計則帝有為之志可見矣然終不能北取中原奉迎二聖者豈形勢使之然哉雖然帝之在臨安也胡寅上疏嘗欲以荆襄為重矣蓋以地

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漫行易入而難備也飛既廓清襄漢則夫京西兩河南北固已在其掌握矣豈不能使之圖功攸終乎朱仙鎮之役去汴京僅四十五里金人已謀北遁矣而秦檜沮之故始而班師中而罷兵終則置之死地有可為之機而卒于無所為則皆檜有以致之也詩曰其車既載迺棄爾輔高宗有焉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秦檜有焉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岳飛有焉

跋宋高宗臨晉帖御墨

思陵八法得諸智永禪師晚乃深造二王所臨晉帖往往流落人間善鑒者以為克萃衆美向見吾明越社史相府所藏大率類此雖未敢決以為真亦可以得其波磔夫宋至南渡中原陸沈二帝弗返而豢養湖山游神翰墨昔之君子謂帝王盛德大業不在于是毋亦太平翁當國時也耶

跋宋理宗内批

右内批一通宋理皇賜丞相鄭忠定魏王者始帝因玉牒宋氏入繼大統而史忠獻衛王又以定策功仍居相位鄭忠定甘盤舊學遂相維秉鈞君臣際會可謂盛矣此批其當忠定視艸翰林之時乎觀其首言寇盜尚未殄平至於丞相史氏特不名之且令叙再三謝意則其圖治勵精眷厚大臣之禮可見矣享國四十餘年其有以哉

按故事禁中處分謂之内批多内夫人代書而所謂

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
上親書押字不用寶凡鄭氏所藏者多此類此外有
封皮署字令不復存云

王府啟對錄

洪武十一年戊午正月十九日晉王府校尉二人奉殿
下令旨名真入邸真聞命祗謹翌日昧爽踏雪如皇城
紀善臣括蒼季璲純夫導以入日已午傳令旨就承奉
司賜酒飯王坐東閣內入見叩頭免再拜禮王從容言

曰爾治春秋耶謹對曰春秋舊所嘗讀失久矣大義若何曰春秋約魯史成文二百四十餘年所書朝聘會盟侵伐敗滅暨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災祥之類皆所以示襃貶明勸戒也王曰然使内官取左傳以進曰傳釋經即事明義開朗明暢王為傾聽有疑難者詰問再三至通曉而止日暮引退次日復名校尉召入王曲為獎問及出處大致且曰汝識貝助教耶對曰以春秋試浙闈時貝助教為考官取臣為鄉第一座主門生之契

非一日矣王曰汝之来用目助教薦也復進講如初日午賜膳而退越二日復入王曰春秋與他經孰要對曰五經俱有補治道春秋為尤切儒先謂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亦不可以不知春秋王曰然此邵子及董子仲舒語也一日王復問曰左氏與公穀氏胡氏若何臣對曰先儒謂左氏長于序事而理或未明公穀主于明理而事或未當至于胡氏當宋社南遷外則金人之患內則賊檜

之專故其一書專以尊君父抑臣子申大義雪復讐恥為說于經筵奏對言之惜乎宋高宗勿及用也王曰然當一一觀之後復進講如前日真竊惟春秋聖門傳心要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辭况後世學者耶敬惟殿下天資穎悟當進講之際意領神會于頴考叔則喜其舍肉以啟君之蔽而責其挾輈以致身之亾于鄭伯之克段則深責其不友于繻葛之拒戰則深罪其不君季良之諫隨君使楚不許而後戰則曰此謀臣之智而令或

勿如也鄧曼告楚武王以盈而蕩天之道也則曰此婦人之賢而令有勿及也晉士蔿譖殺羣公子則惡其君嬖邪佞而戕本支驪姬譖殺世子申生則惡其君溺寵愛而戕冢嫡下陽之滅則曰此虞公之貪也城濮之戰則曰此晉文之譎也其他微詞與義于聖人之心多有默契焉者而膚淺末學何足以知之漢河間王東平王皆喜延儒碩辯論經史其有能如殿下于春秋之學論定是非于一言之頃者乎王之嘉言臣李璲已嘗紀錄

茲復記其一二以誌不忘其隨問答文義縷縷者不能詳也抑艸茅寒賤不識宮府禮體而殿下特賜恩厚命內官呼召輒曰鄭先生云三月一日其謹識

一日進講春秋胡氏傳隱公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傳引程子曰正終大事也必以正寢而不殁于婦人之手王曰不殁于婦人之手何謂也臣對曰此禮喪大記之言也男子不殁于婦人之手女子不殁于男子之手欲其以正終也不殁于其手者非執手訣别

也謂不使婦人居其前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死喪之際或使女子婦人居前則各戀私昵不得以正終矣魏武帝將死見婦人而分香賣履涕泣呴嘤正所謂絶于婦人之手也王曰九月考仲子之宫傳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没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殁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惟春秋之法莫重嫡妾之分聖人筆削備見輕重真既克詳其説殿下諦聽之復命内官顔福取筆札

以進躬畫著具所以曰吾已深識之矣於此二編仰

惟殿下好學之至是日呈之國表藁

讀晉帝紀

先事而應謂之異隨事而應謂之災災異之應于天者蓋人為有以召之也夫天之于人亦豈遽絶之哉人主於災異之來曰君失道歟臣失職歟讒佞進歟淫賊興歟政治日儆而民病日滋歟貨賂公行而寵賂日章歟何變異之日臻也耶如此則可為格天之誠雖有其象

而無應矣晉主荒淫無度羣小弄權長星之見葢天以警告之也曾不自咎乃曰長星勸汝一杯酒世豈有萬世天子耶是不惟不能彌惡而益以長惡矣變起闈闥之間身殞婦人之手宜哉

讀梁帝紀

書所以載道道則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書者所以治天下而非所以失天下也梁主繹當侯景叛亂之餘父既餓死兄復殞弑所宜流涕枕戈卧薪嘗膽以雪莫大之

恥惟恐其或後可也不是之顧而乃同氣相殘掩恩義莫知所以為君臣上下之分父子兄弟之倫矣雖讀萬卷果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本哉及夫藩邦勸進又不能正位國都奉安陵寢修明國政申儆邊防顧乃施施然安於一隅無憤恥自强之心敵兵壓境且講老子口占為詩至聚書十四萬卷焚之而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烏乎能盡文武之道夫豈至於今日乎行之不臧不責之已而反以讀書為無知亦甚矣哉使後世不知讀書而

失天下者其梁主有以啓之乎

論湘東王赦任約

自古亂臣賊子必多助黨與然後敢肆于為惡是故春秋討賊之法尤嚴于其黨黨與既離為惡者孤矣侯景叛亂圍犯宮闕逼辱君父薰穢宗廟任約位其司空膺爪牙腹心之任此乃亂臣賊子之黨剖心破膽猶不足以償其罪也今幸而獲之湘東王不能肆諸市與衆同棄乃冀其一旦之用赦而任之失政刑矣

論齊肅宗殺濟南王

始齊肅宗之為常山王也以太師録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未幾卒以太皇太后詔廢帝為濟南王而奪之帝之既廢也太后戒肅曰勿使濟南有他也此其意欲如之何哉乃不用其言扼而殺之弑君簒國之罪于是為有歸矣及夫長樂王湛嗣承大寶曰百年無罪毋效前人嗚呼肅宗既殺其兄之子矣而欲其弟勿殺已子彼為長樂王者以為一息尚存人心或有所屬吾豈得而自

安哉又豈得而自己哉異時百年終見殺蓋非長樂殺之亦肅宗自殺之耳昔者孟子有云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吾於齊肅宗亦云

跋王以文文卷

予年二十始知以學為事王君以文以敏達之資力學績文凡天人造化之微禮樂制度之要言語之菁華體製之嚴整備見於文字間粹而觀之豈非士而底于有成者哉

記所見

宋留夢炎以狀元及第官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兵平江南夢炎從少帝入覲擢吏部尚書夫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此君子分内事夢炎貴為輔相國亡身俘不能死事乃腆然以富貴自終没不百年子孫流落江海至乞食不可得嗚呼善惡之報其在是也耶雖然夢炎之仕天朝也世皇嘗欲仍舊税江南山地以夢炎諫而止是所謂利澤及人者耶夫以利澤及人者尚如此況於姦黨貪蠹至死而不悟者哉因書此以為世

勸

揚州羅君保以才望敭歷中外仕至中大夫廣東宣慰都元帥其子巴延特穆爾奢侈非法嘗以金錢擲地俾衆妓爭拾以為戲人目之為羅金錢中奉公既殁紅巾陷維揚資産蕩然竄身江南貧無以自存後来明之鮫川予適與之遇出示先公宣命及其所為詩詞隸若且歷言平生歡樂事别去不知所適後二年曹郡張鎮撫来始知其乞食于杭餓死途路聞嗚乎世家子不知習以

禮義至於淫奢無度以破家辱身者矣若羅氏者豈不可為永鑒哉

跋畫卷

昔蘇長公論畫以為人禽獸居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雪雖無常形而有常理世之工人雖能曲畫其形而鮮有不遺其理者今觀陳君其所作畫卷凡而峰巒巖石之回翔偃伏花木草卉之生榮枯落風水之奔趨煙雲之冥晦與夫宮室之幽情異狀究轉

曲折未始相襲而各臻其妙斯所謂既得其形而復得其理者歟郭煕畫記謂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神聚處乃可書其知常理者歟陳君師郭煕者也於此有以得其意于語言之表者矣傳曰我思古人悠悠我心展卷三玩欽慕不已

跋楊慈湖墨跡

晉人行草二王為最文元楊公獨以為心術不正使然葢公之學以尊德為本故其作字儼若正襟端坐畧無

一毫褻玩意昔栁公權謂心正則筆正吾於公見之其人得公所書二詩披玩之餘為之竦敬不已

跋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唐去晉不逺以書名家者無慮千百自非有絶人之學者莫克廁於其間張從申所書李陽氷多為之篆稱為二絶令世士大夫多不喜之何古今好尚之不同歟玄靜先生碑含蓄筆意略無一毫妍霞之態所謂不同乎令而合乎古者也昔李西臺建中亦以書知名其弟子

秦玠嘗語歐陽公以其學從中書及歐公出從申所書王師乾神道碑則玠大驚以為西臺未能至也以是知學書者固難而評書者尤難然則從申之書其可妄議乎哉

跋顔魯公書清逺道士詩

顔魯公歴事三朝正色不撓作字剛健方正誠非一時逞姿媚者可及所書清逺道士詩凛乎若見其拒禄山而忤輔國詆盧杞而駡希烈也昔人謂其字實類其為

人信哉

跋顔魯公磨崖碑

大唐中興頌前代論者詳矣自當時言之靈武之嗣位豈有明皇之荒淫不君養成禄山之亂固無有為之望矣天下虓虎之士雷動雲合爭願致力於儲君者亦欲自致於功名之會耳巴蜀僻在一隅使肅宗從之而西雖能執温清之小節其果能號四方以恢復兩京乎所謂一呼而千麾萬旟者吾知其渙散崩潰而不肯止矣

顧安肯捐軀致命於四十餘年耄荒之主也耶惜也肅宗自上皇既歸之後内慼於張后外間於輔國刼遷之罪知而不問雖感山人李唐之言為之泣下終不敢一如西内父子之道其能以自盡哉則所謂宗廟再安貳聖重歡者其不有隱諱於其間耶抑此碑字畫之精文章之妙則又不待言論而後顯也

跋謝先生書叙千古文 彦實字暉名

章草者隸書之變也昔漢章帝愛杜伯度草書令上表

亦作草字章草之名其昉於斯時乎漢黄門侍郎史游作急就章伯度暨吳皇象皆書之嗣後若晉之二王及索靖諸公皆妙絶一世然視古法已少變矣其諸子點畫偏旁一以急就章為證兹其篤志於古者乎往來嘗以子弟侍立竊聞先生談書法之要時方有事科舉業不能服習其一二後先生没數年始從其子仲貞君得此本臨之庶幾以為學書者之一助爾嗚呼先生已矣安得從容左右復如昔者之所聞哉我思古人愛莫起

之先生字彦實故禮部尚書南儒公之孫無周齋其自號云

跋王以文文卷

人聲之精者為言言而成文其有弗精者乎予友王君以文自幼治經傳為舉子業既有成矣復取戰國秦漢唐宋古人文章復習之長篇短章或模寫物狀或敘事實或以宣其憂鬱或以發其志意濡毫泚墨各極其趣言之至精有如此哉予末學無文亦不可謂忘情於

斯譬之碔砆魚目形醜呈露視夫明珠美玉光耀炳烈為何如也吾鄉文獻之傳其尚有人矣乎雖然文之難也尚矣思致少則質俚勝華美尚則真實希守規矩則失之拘背繩墨則失之放文乎句讀云乎哉昔歐陽子論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臺閣之文其氣溫潤君之於文固幾乎古人矣其尚慎考其中而務養其氣哉因書以規之併以自勉君名應璋故宋參政闕裔孫云

跋謝彥實先生臨草書急就章 名暉甬東人

右急就章一卷漢黄門令史史游所撰唐秘監顔師古為之註宋禮吏部尚書厚齋先生為之補註可謂博且詳矣按周宣時史籀著大篆秦漢間李斯撰蒼頡趙高維造爰歴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因之遂作急就篇元成之間列于秘府雖皆出於小學者流博物洽聞之士深有取焉自東漢章帝好草書令杜伯度上表亦作草字伯度與張芝亦嘗用以

寫此章世通謂之章草嗣後書之者吳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索靖是已宋太宗下詔訪求先賢墨跡有以鍾繇書急就篇為獻者字多踳駁上親書草書一本刻石分賜近臣歷代之可考者如此今世所傳者惟皇課所書然重模疊刻久已失其真矣吾鄉謝彥實先生以字學有名嘗得善本勒之以為楷式先生捐館其子仲貞以為手澤所存不妄以與人也予嘗從而求之踰年始得其不易得甚矣昔逸少蘭亭在僧辯才處唐太宗

蕭翼以百計得之及太宗崩以天下傳之高宗而蘭亭弗之與也嗚呼君臣父子之間其靳惜乃若此況予之於仲貞君者哉因搨一本以歸之且録其正文檃括師古謹以釋其義併記于後其尚慎守之哉

書宋故虛庵懷禪師題五世祖金剛普門經後

此宋故虛庵懷敞禪師題五世祖朝奉公所書金剛普門經後語也師道高臘尊為世稱重住持天童山與朝奉公有方外之契公業儒而醫好繕寫嘗以往來饋遺

書札編寫海上名方積十餘帙與安人王氏事佛老謹時嗣胤未立王氏刺綉金剛普門品經二卷藏諸天童山公仍以黄絹手書之王氏家世業儒今祀絶不存有王惟善者其宗姪也父為太學生與天派趙氏為姻性疎放文章敏捷著春秋備要十二卷先祖蒙隱公録之與朝奉公遺墨並存朝奉公後生子為監倉公文行為縉紳家模範丞相鄭忠定王尤禮重之虚庵之言曰會有清廟瑚璉之器以極其所報然後知予言為不誣也

學佛者以為知言云

讀張端義奏劄

右宋張端義奏劄論故相史彌遠權姦罔上本末備著其忠憤之激者哉方彌遠當國恃其擁立恣意所為士大夫為之側目及其既沒朝野之士始有為帝言者向非穆陵寛仁終始保全之吾見其子孫有不為漢霍氏者幾希令觀端義之言凡數百端皆可考證至其甚者謂文移施行諱史詒之詒而易照以為證軍器舟楫避

史浩之浩而易號以為記夫有國家者不諱嫌名況宰相乎何其如是之甚哉及考之宋史嘉定癸未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誥夫事孰有大于詔令者乎猶以宰相家諱而改之則不特易詔易號而已嗚呼是豈出史氏本心哉蓋逢取悅者為之耳當時之畏宰相如此知有朝廷者果其何人耶端義不能言於宰相之時而言於身亡之後其非亦有所畏哉

書春秋捷徑後

古春秋捷徑五卷失去序文一葉其中亦復不全嚴陵徐氏伯恭甫所著故進士江浙儒學提舉天台胡先生世佐手書者也往年先生嘗語予以治經之法以為春秋凡例不一學者于傳註求之吾見其有不得其門而入者矣因出示此書予伏而讀之凡會盟征伐之事朝聘祭祀之禮與夫城築土功蒐狩之役皆總緝而論辨之其于王伯之消長夷夏之盛衰君臣之強弱善可以勸惡可以監者粲然具在嗚呼是豈非治經之要者乎

夫徑路之小而捷者古人行不由徑而此以捷徑名篇何哉夫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哉從其一道而入則九衢康莊不難致矣人之于學也亦然然則捷徑之名其本諸此乎先生字伯衡故宋胡三省諸孫家有史學其發解淛省嘗有得于玆書者也居四明壻蔣氏與家為親契故以傳云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五